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奪其魄 忤逆子孽報於親

窮奇潑惡，帝遠天高恣暴虐，性習蒼鷹貪攫搏。話言不省，一味強欺弱。
果然孽貫非天作，諸凡莽闖良心鑿，業身一病無靈藥。
倘生令子，果報應還錯。

——右調《醉落魄》

迎賀的次日清早，狄希陳衣巾完畢，先到了程先生家，次到連春元家，又次到相棟宇家，又次到汪為露家，又次到薛教授家，然後遍到親朋鄰里門上遞帖。汪為露也使三分銀子買了一個藍紙邊古色紙心的小軸，寫了四句詩，送到狄家作賀。詩曰：

少年才子冠三場，縣官宗師共六篇。不是汪生勤教訓，如何得到泮池邊？

狄員外收了軸子，賞了來人二十文黃邊。狄員外也將這幅軸子掛在客廳上面，凡有來拜往的賓客見了，沒有人不喜的，滿鎮上人都當是李太白唐詩一般傳誦。

卻說這汪為露自從聽了人家梆聲，賴了人家牆腳，寫假書累得宗舉人逃避河南，爭學生歐打程樂宇，這許多有德行的好事，漸致得人象老虎一般怕他，學生是久已沒有一個。這明水雖然不比那往時的古道，那遺風也尚未盡泯，民間也還有那好惡的公道，見了他遠遠的走來，大人們得躲的躲過，撞見的，得扭臉處扭了臉，連揖也沒人合他作一個。有那不知好歹的孩子，見了他都吆喝道：「聽梆聲的來了！」他雖也站住腳與那孩子的大人尋鬧，但不勝其多，自己也覺得沒趣。可奈又把一個結髮妻來死了，家中沒了主人婆。那湯裡來的東西繇不得下水裡要去，只得喚了媒婆娶妻繼室。

有一個鄉約魏才的女兒，年方一十六歲，要許聘人家。這魏才因他是個土豪學霸，家裡又有幾貫村錢，願把女兒許他，好借了他的財勢做鄉約，可以詐人。媒婆題親，這魏才一說就許，再也不曾作難擇了吉日，娶了過門。雖然沒有那沉魚落雁之姿，卻也有幾分顏色。

汪為露乍有了這年小新人，不免弄得象個獼猴模樣：兩隻眼睛吊在深深坑裡；腎水消竭，弄得一張扭黑的臉皮帖在兩邊顴骨上面，咯咯叫的咳嗽。狠命怕那新人嫌他衰老，凡是鬢上有了白髮，嘴上有了白鬚，拿了一把鷹嘴鑷子，揀著那白的一根一根的拔了。余來余去，余得那個模樣通象了那鄭州、雄縣、獻縣、阜城京路上那些趕腳討飯的內官一般。人人也都知道他死期不遠，巴了南牆望他，倘得他「一旦無常」，可得合村安淨。只是他自己不知，作惡為非，甚於平日。見程樂宇四個門生全全的進學，定有好幾十金謝禮，他心裡就如蛆攪的一般，氣他不過，千方百計的尋釁。說狄希陳進學全是他的功勞，狄賓梁不先自上他門去叩謝；又怒狄希陳次早不先到他家，且先往程英才家去，又先往連舉人眾人家裡，許多責備。又說謝禮成個模樣便罷，若禮再菲薄，定要先打了學生，然後再打狄賓梁合程樂宇；連薛如卞、薛如兼也要私下打了，學道攻他冒籍。叫人把話傳到各家。

狄員外與薛教授原是老實的人，倒也有幾分害怕。連趙完聽見，對那傳話的人說：「你多拜上汪澄宇：他曉得薛如卞是俺家女婿麼？曾少欠他甚麼？他要打他！他若果然要打，家父舉人不好打得秀才，我諒自己也還打得過汪澄宇！秀才打秀才，沒有帳算！他若調徒弟上陣，我也斂親戚對兵！你叫他不如饒了薛如卞弟兄兩個，是他便宜！」

那人把這話對他學了，他也不免欺軟怕硬，再也不提「薛」字，單單只與程樂宇、狄賓梁說話。狄賓梁平日原是從厚的人，又因他是個歪貨，為甚麼與他一般見識，遂備了八樣葷素的禮、一匹紗、一匹羅、一雙雲履、一雙自己趕的絨襪、四根餘束手巾、四把川扇、五兩紋銀，寫了禮帖，叫兒子穿了衣巾，自己領了送到門上。

傳進帖去，他裡邊高聲大罵，說：「這賊！村光棍奴才！他知道是甚麼讀書！你問他：自他祖宗三代以來曾摸著個秀才影兒不曾？虧我把了口教，把那吃奶的氣力都使盡了，教成了文理。你算計待進了學好賴我的謝禮，故意請了程英才教學，好推說不是我手裡進的麼？如今拿這點子來戲弄，這還不夠賞我的小廝哩！」把帖子叫人擦在門外，把門關上，進去了。

狄員外道：「兒子進學，原是為榮，倒惹的叫人這樣凌辱！」叫人把那地下的帖子拾起，抬了禮回去，說道：「我禮已送到，便進了御本下來，料也無甚罪過，憑他罷了！」擇了吉日，發了請啟，專請程樂宇、連春元、連趙完三位正賓，又請薛教授、相棟宇相陪。至日共擺了六席酒，鼓手樂人吹打，一樣三分看席，甚是齊整。

這汪為露若不打過程樂宇經官到府，這兩個先生，狄賓梁自是請成一處。既是變過臉的，怎好同請？原是算計兩個先生各自請開，只因他吃不得慢酒，所以先送了他禮，再請不遲，不想送出這等一個沒意思來。他知道這日如此酒席盛款程樂宇，幾乎把那肚皮象吃了首蓿的牛一般，幾次要到狄家掀桌子，門前叫罵。也不免有些鬼怕惡人，席上有他內姪連趙完在內，那個主子一團性氣，料得也不是個善查。又想要還在路上等程英才家去的時節截住打他。他又想道：「前日打了他那一頓，連趙完說打了他的姑夫，發作成醬塊一樣。若不是縣官處得叫他暢快，他畢竟要報仇的。」所以空自生氣，輾轉不敢動手。

氣到次日，又打聽得狄員外備了四幣靴襪扇帕之類，二十兩書儀，連酒上的看席，連春元、連趙完也是這樣兩分，一齊都親自送上門去。程樂宇都盡數收了，家中預備了酒席款待，厚賞了送禮的使人。連春元父子的禮一些不受，再三相讓，只是堅卻。後來薛、相兩家也都大同小異彷彿了狄家謝那程樂宇，也都不甚淡薄。只是叫汪為露看之氣死，叫人傳話與狄賓梁知道，叫他照依謝程英才的數目，一些也不許短少，不必請酒，折銀二兩，圖兩家便宜。狄員外說：「我為甚麼拿了禮走上他家門去領他的辱罵？這禮是送不成了！」

那人回了他。乾等了幾時，不見狄家這裡動靜，又只得使了人來催促。見屢催不理，情願照程樂宇的禮數隻要一半；等了幾日，又不見說起，使了兒子小獻寶來喚狄希陳說話。狄員外恐他難為兒子，不叫他去。他無可奈何，又叫人說，還把那前日送去的原禮補去罷了。狄員外說：「那裡還有原禮？四樣葷禮，豈是放得一向的東西？四樣果品拿到家中，見說汪先生不收，只道是白拾的東西，大家都吃在肚子裡了。尺頭鞋襪都添送了程先生。他又不肯作一作假，送去就收了。那五兩銀子回將轉來，到了這樣『村光棍奴才』手裡，就如冷手抓著熱饅頭的一般，那裡還有放著的哩？多拜上汪相公：叫他略寬心等一等，萬一學生再得僥倖中了舉，叫他也象宗相公似的孝順他罷了。」

那人又一一的回覆了。他說那葷素的禮免送，只把那紗羅等物合那五兩折儀送去，也就大家不言語了。狄員外道：「此時正當乏手，等到好年成的時候補去罷。」那人道：「你這是不送的話說了，誣著只管叫我來往的走。」狄員外道：「你這倒也猜著了，九分有個不送的光景。」那人回絕了汪為露的話。他著了這個氣惱，又著了這個懊悔，夜晚又當差，越發弄得不象個人模樣起來。肝火勝了的人，那性氣日甚一日的乖方。真是千人唾罵，骨肉畔離。

宗師考完了省下，發牌要到青州，正從他繡江經過。他寫了一張呈子，懷在袖中，同眾人接了宗師，進到察院作過揖。諸生正待打躬走散，他卻跪將過去，掏出一張呈來，上面寫道：

繡江縣儒學增廣生員汪為露，呈為逆徒倍師毆辱事：有徒狄希陳，自幼從生讀書，生盡心教誨，業底於成；昨蒙考取第七，撥送府學。希陳不思報本，倚父狄宗禹家富不仁，分文不謝。生與理講，父子不念師徒名分，拔鬚余須，鄉約救證。竊思教徒成器，未便倚靠終身；乃為殺羿逢蒙，世風可懼！伏乞仁明宗師法究正罪。恩感上呈。

宗師看畢，說道：「這弟子謝師的禮，也要稱人家的力量；若他十分來不得，也就罷了。你這為爭謝禮厚薄，至於動呈，這也不是雅道。」汪為露道：「生員倒也不為謝禮。那謝禮有無，倒也不放在生員心上；只為他從生員讀書十年，教他進了學，連拜也不拜生員一拜。偶然路上撞見，果然說了他兩句，父子上前一齊下手，把生員兩鬚余得精光，一部長鬚拔得半根也不剩。市朝之

撻，人所難甘，況子弟撻師？望宗師扶持名教！」

宗師問說：「你那鬚髮鬚鬚都是他拔去的麼？」回說：「都被他拔淨了。」宗師問：「是幾時拔的？」回說：「是這本月十四日拔了。」宗師說：「我記得省城發落的時候，你這鬚髮鬚鬚已是沒有的了，怎是十四日拔的？」他說：「一定宗師錯記了，不是生員。若是長長的兩道水鬚，一部扭黑的長鬚，那個便是生員。」宗師說：「我記得你這個模樣。那時我心裡想道：『這人須鬚俱無，一定是生了楊梅瘡的。』我也還待查問，又轉念罷了。你這個模樣，我也還宛然在目。起去！我批到縣裡去查，」他稟說：「望宗師批到學裡去罷。縣官因生員不善逢迎，極不喜生員的。他人是富豪，平日都與官府結識得極好。」宗師說道：「一個提調官，這等胡說，可惡！快扶出去！」諸生旁邊看了，恨不得吐些唾沫淹死了這個敗群畜類。

恰好縣官教官都報門進見。掩了門，先待縣官茶，宗師問說：「一個秀才汪為露，是個怎樣的人？」縣官回說：「平日也不甚端方，也甚健訟，也還武斷。」宗師問道：「他的須鬚怎都沒有的？」縣官說：「也不曉是怎樣，但也久了。」宗師說：「不然。他方才說是十四日被門人拔去了。」縣官說：「從知縣到任，見他便是沒有須鬚，不係近日拔去了。」宗師問說：「昨日發落的時候，是沒有須鬚的麼？」縣官回說：「是久沒有了。」宗師說：「他適間遞了一呈，說是一個狄希陳從他讀書十年，昨日新進了學，不惟不謝他，連拜也不拜他一拜；偶然途遇，責備了他兩句，父子把他兩鬚並須都拔盡了。本道前日發落時，他這個模樣宛然在目，正是暗中摸索，也是認得的，他說不是他。他說他是兩道長長的水鬚，一部扭黑的美鬚。那呈子也只得准了他的，與他查一查上來。」縣官說：「此生向來教書。這狄希陳原從他讀書，教了五年，讀過的書，不惟一字也不記得，連一字也不認得，只得另請了一個先生是程英才。他怒程英才搶了他的館，糾領兒子，又僱了兩個光棍，路上把程英才截住，毆成重傷。他倒先把程英才告為打奪，使出幾個徒弟黨羽強和；知縣也不曾准他和，也還量處了他一番。一個宗舉人是他的門人，他綽攬了公事強逼叫他出書；不管分上可依不可依，且把銀子使了，往往的叫與宗舉人尋鬧。後來爽利替宗舉人刻了圖書，竟自己替宗舉人寫了假書，每日到縣裡投遞。知縣薄這宗舉人的為人，有那大不順理的事，也還把下書的人打了兩遭。後來不知怎樣，按台老大人也有所聞，宗舉人只得避居河南去了，至今不曾回。他不曉得宗舉人臨去還來辭了知縣，他又拿假書來遞。查將出來，方曉得都是他的假書。宗舉人不得不與他受過。這也算是學中第一個沒行止的。」宗師說：「把他呈子與他據實問上來，如虛，問他反坐。」縣官說：「他的呈子再沒個不虛的！但師呈弟子，把師來問了招回，卻又分義上不便，老大人只是不准他罷了。」宗師說：「見教的有禮，科考時開了他行劣，留這敗群做甚！」縣官說：「近來也甚脫形，也不過是遊魂了。」

縣官辭了出去，又掩門待舉人教官的茶，宗師又問：「一個汪為露，是學裡秀才麼？」教官應說：「是。」宗師問：「他的行止何如？」教官說：「教官到任兩年，只除了春秋兩丁，他自己到學中強要詐肉。到學中一年兩次，也只向書辦鬥手中強要，也從不曾來見教官一面。只昨日點名發落的時候，方才認得是他。」宗師問道：「是那濃鬚長鬚的麼？」教官說：「沒有鬚髮，也沒有鬚鬚，想是生楊梅瘡脫落久了。」宗師問說：「這樣人怎麼不送他行劣？」教官說：「因他一向也還考起，所以也還憐他的才。」宗師說：「他昨日考在那裡？」教官說：「昨日考在二等。」宗師說：「這樣無賴的人，倒不可憐他的才。萬一僥倖去了，貽害世道不小！這是殺兩頭蛇一般。出去叫他改過，還可姑容。」教官道：「這人想是頑冥不靈，也不曉得宗師的美意。」教官辭出，宗師掩了門。次日，起馬的時節，把他那呈子上面批道：「須鬚生瘡脫落，本道發落時，面記甚真。刁辭誑語，姑免究。不准。」將這張呈子貼在察院前照壁牆上。他因宗師許他准呈批縣，外面對人造作出宗師的許多說話，學宗師說道：「世間怎有這等忘恩背本的畜物！才方進學，就忘了這等的恩師！我與你批到縣去。他若從厚謝你，也還可恕；他若謝禮不成模樣，黜退他的秀才，把他父親以毆辱斯文問罪！」對人佯佯得意。也不管遞呈的時候，相於廷、薛如卞、薛如兼都在旁邊聽見，宗師何嘗有此等的胡言？後邊待縣官、教官的茶，卻是沈木匠的兒子沈獻古當行司門子，正在那裡端茶，宗師與縣官教官與他的這許多獎勵，句句聽得甚真。他卻不捏鼻子，信口胡言。若是果然准到縣裡，官司贏與不贏，也還好看，這對人對眾把一張刁呈貼示照壁，豈不羞死人？又羞又惱，垂了頭，騎了一個驢子，心裡碌碌動算計：「私下打又不可，當官呈又不行，五兩銀，兩匹紗羅，扯脫了不可復得，怎生是處？」愈思愈惱，只覺得喉嚨裡面就如被那草葉來往擦得澀疼。待了一會，咳嗽了幾聲，着的吐了幾碗鮮血，從驢子上一個頭暈，倒載蔥跌在地上，昏迷不省人事。

牽驢子的小廝守在旁邊瞪眼，虧了撞見便人家去，傳信到家，他的兒子正拿了幾百錢在廟門口與人賭博，聽得老子吐了鮮血，昏路上，他那裡放在心上！畢竟倒是他的老婆拿出幾百錢來，央了個鄰舍，教他迎到那裡，僱人用板門抬他回來。及至回家，那賊模樣越發不似個人，通似個鬼！只說，他若死了，別要饒了狄宗禹合程英才兩個，叫兒子務必告狀。那小獻寶背後■國嘍，說道：「那狄宗禹合程英才怎麼的你來？叫我告狀！你是個秀才，告誑狀還可；我這光棍告了誑狀，叫官再打第二頓，打不出屎來哩！人家好好的尺頭鞋襪、金扇手巾、五兩銀子、兩三抬食盒，爺兒兩個自己送上門來，就是見在跟你讀書，也不過如此。把他一頓光棍奴才，罵得他狗血噴了頭的一般，如今可後悔！」

卻說汪為露病倒在牀，一來他也捨不的錢去取藥吃；二則他那小獻寶賭錢要緊，也沒有工夫與他去取藥；那虛病的人，漸漸的成了「金槍不倒」，整夜不肯暫停，越發一日重如一日。後來日裡都少不得婦人。那十六七歲的少婦，難道就不顧些體面，怎依得他這胡做？脹痛得牛也般的叫喚。只得三錢一日僱那唱插秧歌的老婆坐在上面。據那老婆說道：「起初倒也覺美，漸漸就不美，以至於不知的田地，再後內中像火燒一般焦痛。」待了一日，第二日便再也不肯復來。只得僱了三個老婆，輪班上去，晝夜不輟。那小獻寶又捨不得一日使九錢銀，三個人一日吃九頓飯，還要作梗吃肉，終日嚷鬧，要打發那老婆出去，說他這後娘鬧著扶做甚？不肯救他父親，卻使銀子僱用別人！又說他父親病到這等模樣還一日三四個的老婆日夜嫖耍。這話都也嚷得汪為露句句聽得，氣的要死不活。

匡耐這汪為露病到這樣地位，時時刻刻，不肯放鬆狄宗禹、程樂宇兩人。每到晚上，便逼住小獻寶，叫他拿了麻繩裹腳，到狄家門口上吊，圖賴他的人命。小獻寶說：「我這樣一個精壯小伙子，過好日子正長著哩，為甚麼便輕易就吊死了？」汪為露在牀上發躁，道：「傻砍頭的！誰教你真個吊死不成！這是唬虎他的意思，好叫他害怕，送了那禮來與咱。我已是病的待死，這銀子要了來，沒的我拿了去哩？也脫不了是你使。」小獻寶說：「人有了命才好使銀子。萬一沒人來救，一條繩掛拉殺了，連老本拘去了，還得使銀子哩！」汪為露說：「你既不肯去，你去僱個人來把我抬到他家，教他發送我，死活由我去！」小獻寶說：「你要去自去，我是不敢抬你去的。你沒見縣裡貼的告示？抬屍上門圖賴人者，先將屍親重責四十板才問哩！我沒要緊尋這頓板子在屁股上做甚麼！」

汪為露上邊合小獻寶鬥嘴，下邊那陽物脹得火熱，如棒槌一般。唱插秧歌的婦人又都被小獻寶罵得去了，只得叫小獻寶出去強那媳婦魏氏上坐。那魏氏見了這等一個薛敖曹的形狀，那裡還敢招架？你就強死他也不肯應承。汪為露脹疼得殺豬般叫喚，魏氏只得叫他兄弟魏運各處去尋那三個婦人。找尋了半日，方才尋見。起初哄他，只說是喚他來唱，他不認得魏運，跟了便走，直來到汪家門首，曉得又是乾這個營生，轉身就跑。魏運趕上拉住了他再三央懇，那三個老婆是嘗過惡味的，怎還肯來？魏運說道：「我與你三個一錢銀子折飯，你與我另外舉薦一人，何如？」那老婆們說道：「這還使得。只是有年紀些的罷。」魏運道：「只是個婦人罷了，還論甚麼老少！」那三個人中有一個年少的說道：「我們尋李五去。但只他一個，你要包他三個的錢，每日與九錢銀子，三頓與他肉吃。」這魏運只要替下他的姐姐，那論多少，滿口就許。三個同了魏運走到一個酒館，正在那裡扭著屁股，打著鑼，唱得發興。三個等他唱完，要了錢，方合他在一僻靜所在，講這個事情。花言巧語，把個李五說得慨然應允，方來見了魏運。年紀約有五十八九，倒也還白胖的老婆；又與魏運當面講過了銀數，領到汪家。汪為露正在那裡要死不活的時候，巴不得有個人到，就是他的救命星君。打發了魏運出去，叫那李五赴席。那李五看了這樣齊整盛饌，就要變色而作，但又貪圖他的重資，捨不得走脫，只得勉強承納。過了半日，怎生受得，起來就要辭去。又強留他一會，留他不住，去了。

正在苦惱，聽得一個搖響環的郎中走過，魏氏叫他兄弟魏運將那郎中喚住，合他講這個緣故。郎中說：「這除了婦人再沒有別的方法。沒奈何，尋那樣失了時的老娼，或是那沒廉恥的嫖婆，淫濫的姑子，或是唱插秧歌的婦人，多與他些銀子。命是救不得的，且只救日下苦楚而已。」魏運道：「這雖不曾叫那老妓尼姑，這唱插秧歌的已換過四個，每人每日也與了他三錢銀子，還管他三頓酒飯。他待不多一會，便就不肯在上面了。」那郎中道：「你送我二兩銀子，我傳你一方，救他一時的苦楚。」魏運問他姐姐要了二兩銀子，央他傳方，他說：「這藥你也沒處去尋，幸喜我還帶得有在這裡。」他東搗西撮，放在一個小藥碾內，碾得為末，使紙包了，叫他用水五碗熬三滾，晾溫，將陽物泡在裡面。如水冷了，再換溫水。每藥一貼，可用一日。魏氏依方煎水，兩頭使鋪蓋墊起，居中放了水盆，扶他撲番睡了，將陽物泡在水內，雖也比不得婦人，痛楚也還好禁受。他最苦的是每次小便，那馬口裡面就如上刀山一般的割痛。那郎中叫他就在湯藥裡邊小解，果然就不甚疼。不受了婦人的摹勒，又不苦於溺尿。魏氏倒也感激，管待了他的酒飯，與了他那二兩銀子。他也還留下了兩劑藥。魏運還要問他多求。他說：「我遲兩日再來便是，這藥不是多有的。」

但陽物雖是略可，只是一個病重將危的人，怎能終日終夜合轉睡得。翻身轉動，小獻寶是影也不見，只有一個魏氏，年紀又不甚老成，也怪不得他怨恨。他做閨女時節，聞說願那病人速死，拿一把箆籬放在鍋下燒了便就快當。那魏氏悄悄的尋了一把箆籬，去了柄，做飯的時節，暗放火裡燒去，誰知這靨鎮不甚有效。

汪為露只是活受罪，不見爽利就死。奄奄待盡的時候，魏氏要與小獻寶商量與他預備衣衾棺槨。小獻寶因輸了錢，正極得似賊一般。著人各處尋了他來，與他計議此事。他正發極的時候，乍聽了這話，便發起躁來，說道：「一個人誰沒有些病，那裡病病便就會死！大驚小怪的尋了人來，唬人這樣一跳！」隨又轉念道：「我正賭輸了，沒有本錢，且只說與他置辦後事，借這個銀子做做本錢，贏賺些回來，豈不是兩美？」轉口說道：「你慮得也是。論這虎勢，也象似快了，只是我下意不得，指望他死。」

魏氏道：「你看誰這裡指望著他死哩？只怕與他衝喜倒好了也不可知的。如今且先買幾匹細布與他做壽衣要緊，再先買下木頭，其外便臨期也還不遲。不知大約得多少銀子？」小獻寶說：「那布是有棋子的營生，只是那板有甚麼定價？大人家幾千幾百也是他。你摸著買甚樣的就是。」魏氏說：「我手中無銀，剛剛收著一封銀子，也不知多少，咱還問他一聲，拿出來用罷。」小獻寶說：「人也病得這般沉重，還要問他做甚？若是死了，這是不消問了。若是好了時節，布是家中用得著的。木頭買下，只有賺錢，沒有折本，賣出來還他。」

魏氏走進房去，取出那封銀來拆開，只二十二兩銀子。小獻寶道：「這當得什麼？他為人掙家一場，難道不用四五十金買付板與他妝裹？這去了買布，只好買個柳木薄皮的材。」魏氏說：「他有銀沒銀，並不在我手裡，單單只交了這封銀子與我。我連封也不敢動他，連數也不知是多少。」小獻寶道：「且不要說別的起，那半月前李指揮還得七十兩哩！這是我曉得的。那裡去了？」魏氏道：「我連影也不曾看見，那曉得甚麼七十兩八十兩？等他略略醒轉，咱再當面問他。」小獻寶說：「你且把這二十兩銀子拿來先買布，好做衣裳，剩下的尋著木頭定下，臨時再找與他。」魏氏說：「這也是。我叫魏運合你做去，只怕你一個人亂哄不過來。」小獻寶把那銀子沉沉的放在魏氏面前，說道：「叫俺舅自己買罷；我這不長進的杭子，只怕拐了銀子走了。」魏氏見他不是好話，隨即改口說道：「我沒的是怕你拐了銀子不成？只說你自家一個人，顧了這頭顧不的那頭，好叫他替手墊腳的與你做個走卒，敢說是監你不成？你要拐銀子走，就是十個魏運也不敢攔你。這病鬼一口氣不來，甚麼待不由你哩，希罕這點子就不托你麼？連我這身子都要托付給你哩！」一頓撫恤，把個小獻寶轉怒為喜，拿著銀子去了。

魏氏在家等他買了布來，還要趁好日子與他下剪。一日，二日，那有蹤影。前日提了一聲魏運，惹了個大沒意思，這還敢叫魏運尋他？只得呆著臉呆等。閻王又甚不留情，一替一替的差了牛頭馬面，急腳無常，拿著花欄印的東帖，請他到陰司裡去，央他做《白玉樓記》。他也等不得與小獻寶作別，灑手佯長去了。魏氏只是極的待死，那裡抓將小獻寶來？尋到傍晚，並沒有小獻寶蹤跡。魏才只得除了幾匹布，叫了裁縫與他趕做衣裳，各處去尋了一副棗木板，僱人抬了來家，叫了木匠合做。這汪為露一生作惡，更在財上欺心，也無非只為與小獻寶作牛作馬。誰知那牛馬的主人忍心害理到這個地位！正是：惡人魔世雖堪惡，逆子乖倫亦可傷！只怕後回還有話說。